

麦香

■李春雷

名家讲述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小麦怀孕了。

腹部亮幽幽、鼓胀胀，羞羞地站在静谧的月光里。月光，银粉一样弥漫在天空里和大田里。吸吸鼻子，有一种清香味道的味道。那是和平的气息，那是丰收的气息，那是生活的气息，那是生命的气息。但战争的脚步，仍沿着麦垄间窄窄的小道，东寻西问地找到了村长的家。前天，他们在阜平县西部山区运送军粮，被一伙日本兵包围。一场恶战，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。

村长黑着脸、低着头，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。也许，正赶上他心境最坏的时候吧。

王科长请他帮助派饭。他固执地摇着头：“夜黑了，村子小，部队多，派不过来啊。”

连年的战争和灾难，去年颗粒无收，家家都有饿死人，有不少人家逃到五台山西边去了。

王科长用尽全身力气，忍住正在呼喊的肚子，凑上去，低声下气地说：“村长，行行好，可伶可伶吧。我不饿，只是躺一下。他们俩受了伤，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。”

村长看了他一眼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仍是不言语。待一会儿，他终于领着两个伤员，走了出去。

虽是五月天气，夜风仍是有些寒凉，吹在伤口上，像一群群马蜂刺蜇。

王胜怔怔地站在屋门口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村长的妻子，一个三十多岁的蓬头垢面的女人，正在昏黄的麻油灯下纺棉花。屋内还有两个十岁上下的男孩，一高一低，四肢和身板细细薄薄、枯瘦如柴，头颈和眼睛却很大，像戏台上的小鬼儿。

灶台上的砂锅，冒着浓烈的香气。那是这家人的晚餐。

王胜的肚子，猛烈叫吼起来。对于这个八路军的突然到来，女人极不欢迎。这从她那紧绷的脸上、七斜的眼中，都可以看得出来。

王胜的脑壳“嗡嗡”地轰鸣。相比饥饿来说，他更需要好好睡一觉。极度的困乏，使他已顾不得别的细致礼节，径直走到纺车旁边空出的半面炕前，躺倒下去。

两个孩子好奇地凑上来，伸出鸡爪一样小手，摸摸他的手肘。

女人大吃一惊，猛拉一把孩子。孩子张大嘴，身子直哆嗦，赶紧退缩得远远的，像两只受到惊吓的小刺猬。

王胜使劲地笑一笑：“没事儿，枪里没子弹。”

好奇是孩子们的天性，即使在极度贫困中。不一会儿，两只畏缩的小刺猬又试探着凑了上来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大男孩小心地问。

“龙泉关西边打仗回来。”

“那你们到哪儿去，你们部队驻在哪儿？”他像查路条一样盘问。看得出，他或许是村里的儿童团。

“驻在阜平，我要回部队。”

小男孩很是惊奇，上来拉住了王胜的手。小手软软的，让王胜想起了老家的小弟弟。他是四川自贡人，父母生过五个孩子，中间三个长到三四岁都病死了，最小的也是一个男孩。八年前，自己离家时也是这么大的，不知现在怎么样了。

王胜觉得这就是他的小弟弟了，心底猛地喜欢上了这两个孩子。

“阜平不是闹灾荒吗？你们吃啥？”两个孩子还在穷追不舍地询问。

母亲不耐烦地横了孩子们一眼，嘟哝起来：“这死孩，闹灾荒，老百姓饿死，当兵的还能饿死？”

孩子们望了望他们的母亲，又看了看王胜，挤了挤两下眼睛。

王胜拉着他们的小手，其实是对他们母亲说的：“唉，军队也苦呢，老百姓吃啥，军队也吃啥。老百姓吃树叶野

菜，军队也一样，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嘛。”

女人停了停纺车，想了想，没说话，只是又添了一卷棉花。

“灾荒年，老乡没劳力，军队还要帮助老百姓搞生产……”一股力量催着他走下去：“我们还帮难民迁移到西边来，招呼他们吃和住……”

她点点头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

小孩子打断了王胜的话，对女人说：“娘，前几天东边来的灾民，不是说，没有八路军帮着，早就饿死了吗？”

“前天赵爷家来的亲戚，就是带小孩子的那个老头。”小孩子也抢着说，表示他比哥哥知道的事并不少，“他从山东逃荒来，到细水涧边走不动了，躺下来快死啦，多亏八路军给了几斤黑豆，他才找到这里。”

女人擦了擦眼睛，叹了一口气。“八路军也不容易啊。”

大家都没有说话。

“老百姓苦，军队也苦哩，吃不饱，还要打仗，断胳膊断腿的……”她又停了一下，擦了擦眼睛：“嗯，打走鬼子就能过安生日子了。”

她抬起脸，看着窗外漆黑的天。

王胜躺在床上，一翻身就会滚落下来。女人连忙把纺车往里边挪挪，让孩子们把他推一推。

“靠里边一点儿，会跌下来的。”

孩子们伸出四只手，用力来推。王胜瘫倒着，像一坨烂泥。他实在没有一丝儿力气了，只能任凭他们发力。

村长回来了。

女人跳下炕来，盛了满满一碗野菜，还有几个山药蛋，让大孩子端给王胜，一边对丈夫说：

“这兄弟，是好人哩，喝口汤吧。”

“我不饿。”王胜说。

“看你蔫蔫的，哪能不饿？喝口汤吧，没啥吃的。”

他们一齐来劝。大孩子还拉住王胜的手，要扶他起来。

“好，我自己来。”王胜勉强支起身子，慢慢地把一碗野菜和两枚山药蛋吃完了。

还没等王胜吃完，女人就把碗夺过去，又盛了第二碗。

王胜正要躺下去，两个孩子顶住了他的背，不依不饶：“再喝一点儿吧。”

为了答谢他们的盛情，王胜只得又吃了一碗。这时，他已感觉到胃里胀胀的，身上热热的。肚子平静了，腰上也有了一些力量。

等王胜吃完饭，村长说去邻居家再看看那两个伤员，就走了。

屋后面是一块黑黢黢的麦田，风吹来，可以闻到一缕缕细微的麦香，似乎还可以听到一阵阵低沉的拔节声。

女人继续纺棉花。

昏暗的油灯下，浑厚的“嗡嗡”声中，一根细细的银线顽固地从女人手中绵绵不断地抽出来了。不一会儿，纺锭上的线轴就变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萝卜……

瞌睡虫终于爬满了王胜的眼皮。

第二天清早，王胜睁开眼，猛然发现自己一个人四仰八叉地横躺在炕上。纺车呢，已经被他挤在土炕的边角里。

村长和他的女人，还有两个孩子，睡在门口的一捆谷草上。地方很狭小，村长的一条腿搭在灶台上，另一只脚则伸出了屋门外……



作家小记

李春雷 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。主要作品：散文集《那一年，我十八岁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宝山》《握着轮椅上北大》等38部，中短篇报告文学《木棉花开》《夜宿棚花村》等200余篇。曾获鲁迅文学奖（第三届和第七届）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。



清香

■郑茂琦

拥军优属、拥政爱民，是我军军的优良传统。

1943年，延安。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军政、军民关系的指示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研究如何在即将到来的1943年春节期间做好群众工作，亲自主持起草了《拥政爱民决定》。获悉留守兵团研究起草《拥政爱民决定》的消息，陕甘宁边区政府也立即行动，并于1月15日发出了《拥军决定》。

于是，1943年春节前后，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拥军优属、拥政爱民运动。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，1944年正月，《双拥活动》在各抗日根据地、解放区军民更广泛地开展起来。

今年，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的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，本版特别刊发《麦香》《阿伧情歌》两篇与军民关系有关的故事。其中那图画般生动的字句，折射出人民军队和群众始终保持着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，让人读来仿佛感受到孙犁笔下荷花淀的清香，亦如《征途余味》中那难忘的记忆，让人回味无穷……

本版插图：李晓林

插图制作：贾国梁

征途余味

■赵第宇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小年已来，新春将至。

为了辞旧迎新，我带着战士们把火红的灯笼高高挂起，把喜庆的窗花贴满窗户……一抹抹灵动的红让北方冬日里略显萧瑟的营区平添不少活力。

“指导员，饭堂的火锅已经支起来了。我刚去帮厨的时候顺道尝了口司务长特调的麻婆，香迷糊了……”我刚安顿好扫尾工作回到连部，文书便兴冲冲冲过来，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加餐的好消息。

也难怪他会这么兴奋。

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和战友们“多是横戈马上行”，大家安安稳稳地凑在一起吃顿好的并不容易。从盛夏到隆冬，从大漠到海滨，一路风餐露宿，大家饱尝艰辛的同时，也留下了很多关于“吃”的独特回忆。

那年初春，刚刚完成某新型雷达的接装培训，连长便带领分队千里奔赴西北戈壁执行某大项任务。雷达分队前推部署，“大本营”周边全是“搓板路”，补给运输很是不便。一连几天，连长带着战士们啃单兵干粮，把仅剩的几包挂面用来保障队伍的工厂专家。

一天，我装着满满当当的食品物资，带着车辆前往分队运送补给。路上颠簸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月亮升起来哟，
山寨静悄悄……
弹起我心爱的小三弦，
我心爱的姑娘，
你快快来。
——阿伧情歌

冬日的佷山，云雾缭绕于一片密林之中，茫茫的雾气宛如一道白色屏障，挡住了前方的路。蜿蜒盘旋的山间边防公路像一条长飘带缠绕群山之上，高大的杉木整齐地排列两侧。杉木后面，是苍翠的竹林和大片的甘蔗地。

边防公路尽头，是一座蓝白相间的联防所，高耸的院墙上，“镇守边关、视死如归”几个大字赫然醒目。联防所里，两个民兵坐在指挥中心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控器，他们不会错过任何一处风吹草动。

到了该做晚饭的时候了，沧源县人武部里的民兵艾嘎和他的战友田忠，正踏着浓浓白雾，沿着边境巡逻道往回走。艾嘎是佷族人，“艾”在佷语中表示家中男孩里的老大。3年前，艾嘎主动加入“强边固防”民兵队伍。年初，他因为工作出色被调整到沧源县某一级联防所，每天需要完成巡逻守卡的工作任务。

边境线上的民兵任务艰巨，艾嘎和他的战友们，既要配合边防部队的巡逻，还要经常要面对越境人员或走私犯。刚开始参与巡逻时，艾嘎还会有些紧张。如今几年过去了，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

夕阳西下，山尖处露出金黄色的光芒，山里凉意渐浓，稍稍刮点风就冻得人直哆嗦。今天的下午饭轮到艾嘎主勺，他总喜欢做土豆焖鸡，那是女朋友叶蓉教会他做的第一道菜，也是叶蓉最喜欢吃的一道菜。

二

在联防所，民兵们每天轮换着做菜，两人主勺，两人帮厨，用最原始的做饭形式——烧火。简易的厨房里放着他们在山林里捡拾到的枯木柴火，码得有将近两米高。

厨房外有一小片菜地，地里栽种着豆子、青菜、葱，绿油油的蔬菜与旁边黄褐色的苞谷地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艾嘎采摘了他和同事们几个月前种的青菜，又把菜放进盆里洗了洗，去准备其他佐料。备料时，他显得有些心不在焉。

两天前，艾嘎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听筒里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：“艾嘎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快收甘蔗了，甘蔗地正好挨着你工作的地方，我想去看看你。”叶蓉的心被相思的洪水溢得满满的。

“不行的，叶蓉，你不能来，别担心我，等我回家吧。”艾嘎有些愧疚地回应着叶蓉的关心。

“艾嘎，赶紧生火啊！”肖尼勒对着他大喊。艾嘎回过神来，顺势拿起枯枝树叶开始生火做饭。他不断往火炉里添着柴火，火势越来越旺。此时，艾嘎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第一次见到叶蓉的样子。她蹲坐在小河边的石头上，用水梳梳着那一头乌黑秀丽的长发。当他望着叶蓉的眼睛时，心跳也扑通扑通地加快了。

皓月当空，夜色静谧，艾嘎站在联防所的空地上，遥望着天上的孤月，哼唱起了他和叶蓉经常唱起的阿伧情歌：“月亮升起来哟，山寨静悄悄……弹起我心爱的小三弦，我心爱的姑娘，你快快来。”艾嘎希望这份思念能伴着这簌簌寒风吹进叶蓉的梦中。

叶蓉和艾嘎同岁，今年都22岁。和一直待在佷山寨子里的艾嘎不同，叶蓉是从大山窝里飞出去的佷族姑娘。叶蓉读书多，职高毕业后又在广东的餐厅从事过厨师工作。这两年，因为父亲生病的缘故，她回家来中照顾父亲，也帮着家里干些农活。

艾嘎不愿叶蓉到联防所来，他觉得这是边防哨卡，让一个姑娘家跑过来，他怕违反纪律。但他忽略了，叶蓉家的甘蔗地就在边境线附近，眼下正是丰收的季节，谁也不能不让边民收割甘蔗啊。

三

那个晴朗的下午，叶蓉根本就给艾嘎说第二次，就直接越过联防所哨卡去往自家甘蔗地了。

叶蓉家的甘蔗地距离哨卡很近，叶蓉知道哨卡上的监控能看到每一个经过的人。叶蓉经过时谁都不看，还故意把一头头发甩成波浪。正在监控室里值班的艾嘎气得把拳头握了又握，然后使劲咽了口唾沫。

艾嘎终究还是要去找叶蓉，他的气愤过不了三秒，那可是他心爱的女孩啊！艾嘎走过去时，叶蓉正蹲在甘蔗林里。她离开这几年了，收甘蔗的动作还

阿伧情歌

■王昆 田鹤琪

是那么娴熟，那锋利的刀片轻轻锯在甘蔗上，然后纤细的手再把锯好的甘蔗叠放在一旁。

艾嘎站了好一会儿，痴迷地看着她不断重复着切割的动作。叶蓉仿佛早就用后背发现了他，一甩刘海就喊道：“艾嘎，艾嘎，你干嘛像根甘蔗杵在那里，过来呀。”

看到叶蓉的脸，艾嘎就笑了。叶蓉的脸还是那么黑，黑得发光。黑是佷族人的美，但很多走出佷山的姑娘很快发生了变化，学着外面的人往脸上抹化妆品。叶蓉还是叶蓉，没有变，这让艾嘎很高兴。

有了艾嘎的帮忙，甘蔗越摆越高。可是，望着一旁收割好的甘蔗，叶蓉却心情复杂。她向往走出佷山，艾嘎会跟她一起走吗？

艾嘎毕竟是她的心上人，思来想去，叶蓉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：“艾嘎，这民兵不当了吧，去外省打工，趁着年轻多赚点钱。”

“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？”艾嘎一时不知道如何回应她，手里的镰刀一晃一晃，“嘿，叶蓉，让我再想想吧，我之后和你谈。”

“那你想吧，想不好就不用给我打电话，喜欢守哨卡就一辈子待在哨卡吧！”女孩的脸，真是佷山上空的云，说变就变。叶蓉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语气却硬得像岩石一样。

叶蓉都走远了，艾嘎还有点愣愣的，心里全是不舍，又蹲了下来，拿起刀具继续替叶蓉收割甘蔗。

四

黑夜之中，几束手电筒光四处晃动。艾嘎和战友田忠在边境线上轻手轻脚、屏声敛息，密林间处处有动物乱窜的身影，微风拂过，树叶从枝头掉落的声音也听得一清二楚。

从叶蓉家的甘蔗地回来，艾嘎就一直处于烦恼之中，既然无法解决这一难题，那就不想了嘛，他决定去执勤。于是，本该轮休的他放弃了休息，主动和战友一起巡逻去了。

突然，警报播报声响起，汉语双语来回切换：“你已经临近中甸人民共和围边境，请迅速离开。”艾嘎和田忠立即绷紧神经，加快脚步，抬起手电继续巡逻。

“艾嘎，3号监控处有特殊情况，收到请回复。”坐在指挥中心的肖尼勒连忙打电话告知巡逻队员。

“收到！收到！”艾嘎和田忠把手电筒关掉，慢慢向3号监控处迈进，并做好埋伏。

“不许动！不许动！”田忠和艾嘎对着准备翻越边境线进来的对方人员大声警告。听到警告声，那人拔腿就跑。他俩飞奔去追，但只看到一张简易的蓑衣。“这也太狡猾了，还知道用干枯叶掩藏身体。”艾嘎语气中透着一丝气愤。

联防所外又恢复了平静。晚风瑟瑟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；繁星点点，一弯月高挂夜空。艾嘎回到值班室，内心的愤怒渐渐消退后。他开始回想叶蓉今天问他的问题，“继续留在这还是出去打工呢？”他不禁一遍又一遍地询问自己。

艾嘎抬起头看着窗外的月亮，皎洁的月光洒落，仿佛为甘蔗地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白色毯子。他突然很想伴着月亮一同入眠，也还想看看这片甘蔗地来年丰收的情景。

“嗨……嗨……嗨……”艾嘎拨通了叶蓉的电话，“叶蓉，我想继续留在这里，我知道外面很好，也知道你为我们俩好，但佷山的边境线需要我们的守护。叶蓉，我们能不能留下来？”

电话那边没有更多的回音，一声轻描淡写的“嗯”结束了他们的通话。但是，艾嘎的心里却轻松多了。他随手拉起一把吉他，走到院子里的榕树下，拨动琴弦，轻声哼起那首他不止一次唱给叶蓉的佷山情歌：“如果月亮有眼睛，它 would 知道我多么爱你……”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5685期